

我的冒险精神，无国界的艺术追求，守旧性，学术性，俄罗斯式的艺术教育，让我做了一些褒贬不一的事情，很多有才华的人也因我的年少轻狂卷入其中。

当学生的时候，我傻劲儿地把我的学画称作现代艺术，并且多次举办个人画展。17岁我就自信满满地在学院开展美术教学，而那时的我还不了解什么是艺术。但我并不后悔。相反，正是这些曾经年少天真的经历让我现在能笑得更从容。

经验告诉我，总是那么一些心存感恩的艺术爱好者欣喜于纯真画家作品中流露的真实。有一天，我意识到我不需要刻意地不断挖掘新东西给观众，而是画我心中觉得对的事物。是的，我不能也不想这么做了。我喜欢做个纯粹的画家，我热爱我的艺术生活。

我的生活就是我作品灵感的源泉。一天24小时，每周7天，我都在不停地思考和“实验”。我的工作室就是美丽的蓝色地球，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事，我不停地探寻我们的共同语言。然而我深知作为一个凡人，我怎么能完全理解如此无穷的宇宙规律呢！但艺术使命让我还会一直坚持下去！

展品扉页
哦森 哈拉所
依东美术博物馆
(5. 11. 2011-5. 12. 2011),
上海市

未完成的书。谢尔盖 巴劳文

第一次在上海出版。规格 A5 纸。可能会有改动。发行量没有限制。

编辑团队：塔蒂亚娜，白大可，安娜 隔离煞阔哇，刘瑶，伊万，阿秦题 为他耐日，原丛，谢尔盖，亚历山大 季诺维也夫，朱莉娅吊坠，迪娜拉 拉巴托瓦

在俄罗斯俱乐部，马网报，LAOWAICAST 协助下

© 谢尔盖 巴劳文，2011
为非商业目的允许复制和抄写本资料，必须写成作者姓名

哦森 哈拉所！¹

第一章

我在沃罗涅日师范学院(Voronezh Teachers' Training Institute)任教期间，教过中国学生水彩画。几乎所有学生都是逍遥享乐的逃课派。只有学生刘刚从来不缺课。有一天，他跑来告诉我，全班的人都不会来上课了，因为他们都在准备校长安排的关于国际友谊的爱国歌曲表演。他塞给我一小包中国香烟后，转身离开和同学一起去唱歌了。尽管我不抽烟，但他总是送我香烟。

刘刚喜欢俄罗斯并在俄罗斯生活了 7 年。毕业后他决定撰写副博士论文。7 年里，他都住在学生宿舍并给他的同胞做中餐。有时他邀请我去吃晚饭并让我对他的菜品进行点评。有一天我问他，喜欢俄式菜肴吗？他点了点头说：

——噢....！是的，非常好吃！

——那你最喜欢吃的菜是哪个？

——是的，是的。他点头说道：蛋黄酱！哦森 哈拉所。

有一次刘刚把一个中国人带到我的工作室说，这是他的老师：申同志，重庆市著名的画家。原来，这位老师是来沃罗涅日师范学院教水彩画的。他签定了一份俄语合同，就这样以交流生的身份过来。他搬到宿舍同大学生一起住了半年。申同志基本上是通过自己所居住的狭小房间的窗户来观察俄罗斯的美抑或画一些俄罗斯照片。有时闲暇之余，他和几个朋友用气枪通过那个小窗户射击摆在垃圾箱旁的一些瓶子。

申同志来的时候带了一包香烟。我给他倒了点白兰地。喝了点醉意上头后，他就开始赞扬起我的水彩画。

¹ “俄语的意思：非常好”

——噢…。好！哦森 哈拉所！

他又说，能帮我在重庆老家举办画展。刘刚告诉我，重庆是个现代化的都市，像这样的作品那边的人会感兴趣，也会有人购买。

这些作品是我在欧洲和俄罗斯几年的旅行中画的。每次我都是在大自然中创作，旁边有水池，从那里取水画画：从彼得堡到威尼斯运河，从英吉利海峡到到大西洋。这些水样本对于我来说像是神圣的礼教，它们是那么的神圣高尚，因此我也把这些水彩画视为珍宝！虽然我觉得卖掉这些话很可惜，但也不想把它们存到封闭的夹子里。我希望有一天能把他们展出来。但是在俄罗斯水彩画鉴赏家不是很多，办画展可能太昂贵。因此我很高兴接受在中国办展的邀请。我们很快就商定好可行的日期。

不久申同志请求我帮他在沃罗涅日形体艺术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这座城市最适合办画展的地方。这是一座庄严的博物馆，里面珍藏了很多俄罗斯及西欧艺术作品。因此在那儿举办画展对于每一位艺术家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誉。我有幸同法国艺术家在那儿一起开展过一个艺术项目。申同志深知博物馆跟我的关系不错。但是就办展达成协议的过程相当复杂，申同志过三个月后就要离开俄罗斯，而博物馆最近半年的工作表已经确定。但馆长还是同意帮我们，很快展览就顺利举办了。

申一直对我的帮助非常感激，赠给我香烟并反复说要帮我在中国办画展。我们交流都是通过翻译。在俄罗斯生活这半年期间他只学会了唯一一个句子：哦森 哈拉所

在他返回重庆后，我开始准备我的中国行。办了签证，跟院领导协商达成一致：申请好休假后，给自己和刘刚买了飞机票。他同意作为助手和翻译同我一同前往。申同志保证帮我找好画廊和住所。

在启程的前四天刘刚通知说，申离开中国去了国外并将在那儿呆一年，所以无法帮助我们。在中国没有人在等我们。但我们又不想退机票。当天我的这些中国学生在酒吧召开了紧急会议来解决我在中国没人接待的问题。最终建议我去济南，因为温同学的叔叔——曲先生将在中国帮我。我曾经指导温同学撰写毕业论文。曲先生在那边管理一个艺术学校，他会接待我们并帮助我们搞画展。

正好不久前，我的老师格奥尔基·普申在济南任教过，他知道舒先生。我买了瓶白兰地到他那儿去跟他谈。我的压力很大，普申安慰我说：“不要难过，Sergey！曲先生会帮你的。”

不久后，我，刘刚及他的女友一同路过北京，北京试图用温暖的十月阳光来迎接我们，但我还是无法停止焦虑。因为我深知在没有预先商定的情况下，用两个月的时间来顺利组织画展相当困难。为了这画展我来到了中国。在这个国度。除了我的翻译及其女友我谁也不认识。

过了两天后我们已到了济南火车站。没有人来迎接我们。我有一个巨大的箱子，箱子的双层底部存放了 70 副左右水彩画。一个车根本装不下我们三个人及我们的行李，我们叫了辆出租车去找曲先生。

第二章

曲先生在会面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递给我一包香烟。一小时后，我们就坐在他的办公室聊起来。我和他用中文说：“你好！”，他用俄文说：“哦森 哈拉所！”

我的翻译刘刚工作非常“出色”。五分钟的旁白他用两三个单词就给翻译出来了。所以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和他们让我过去的目的。

我们花了半天的时间来寻找酒店。原来外国人只能入住套房，而我带的钱不够。最后到傍晚找了一家可住的地方，吃饱喝足后，困乏让我们很都会睡着了。

早上刘刚把我叫起来并告诉我，我们将去温的母亲那儿住，温是我的学生，曲是温的叔叔。我已经无所谓了。在宾馆门口，一辆挂着政府车牌和特殊信号灯的巨大黑色轿车来接的我们。一路上我们的车长时间在山间穿行。过了两个小时，我们进入了某个城市并在一家大型五星级酒店停下。我还没来得及拖我那沉重的箱子，箱子早已被拿到房间里去了。刘刚说，现在可以休息，早些时候我们要会见温的父母。

晚上温的母亲来了，就是她的司机在济南接的我们，并给我们在酒店订的房间。她在当地政府身居高职，在市里非常受人尊敬。不久我们就走在铺有柔软红地毯的长廊里，沿路都有身穿旗袍的美丽可爱姑娘向我们鞠躬。

在其中一间屋子里，一些重要人物围坐在奢华圆桌旁等待着我们。其中一个我认识，是来接送我们的司机，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原来这些都是当地的商人和官员。但他们中间还有一位水彩画家吴仪。他是当地艺术家协会的领导，他说将会帮我们组织办展。

服务员一直围着我们转，并在桌子上摆上一些精美的菜肴，菜肴不停地转，每一道新上的菜都最先摆我的面前。作为特别的客人，我应该先尝菜。大家都是用小酒杯喝啤酒，每酌一小口，服务员都认真地将杯子倒满。席间我学会了两个汉字“喝”和“干杯”。

最后，我拿出了带来的水彩画。大家开始沉默并抽起烟来。随后吴仪先生开始长时间地解释一通。刘刚翻译道，济南是个小城市，因此人们不懂得欣赏水彩画。对于他们来说油画已经够现代了。像这种水彩画没人看得懂。吴说他需要风景油画：“哦森 哈拉所！冬天好，树好，雪好.....”

第三章

我有点沮丧，但后来想，总算要去济南了。济南人是否欣赏我的画已经不重要了。在那个城市，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也付不起酒店。然而相反的是，他们承诺给我提供一个工作室，还有我作画需要的物品。我不需要付钱给他们，只需要画俄罗斯风格的水彩画。

第二天，我们买好画画的材料，然后被带到一个坐落在山中的别墅区。这个别墅区看起来是个高档时尚，本地官员常来的地方。在这里，我有一个月的时间为新的展览准备 60 幅油画。

我每天黎明起床，端起一杯咖啡，在天台开始作画，画眼前一切的自然美景。

今天之后，司机开车载我们去见吴仪。我不能判断吴是否喜欢我的画。当时我就像一位刚从考场出来接受老师检查的学生。刘刚后来向我解释，吴仪觉得我的画应该更现实一些，也最好画一些俄罗斯的风景，而不是中国的。

我必须承认画那些老旧风格的画很有趣。我抛弃我所有的抱负，原则和偏见。我尽全力来完成好的我的作品，来感谢对我有恩的中国人。我也开始采纳别人的意见，即使这些看法有些怪异。有时，我被要求在画中增添一对恋人，或者在中国画中增添一座俄罗斯房屋。我开始按照中国人的步伐工作，每天工作 12-14 个小时，努力在画展开始前完成规定数量的作品。

这就像一个游戏，每幅画都是这个话剧演出的一个部分。我尝试扮演科罗温，列维坦，莫奈以及其我十分欣赏的俄罗斯和欧洲艺术家。这并非是对自我的一种重新理解，而是象重新弹奏一首别人早就谱曲完毕的歌曲。但是我享受着。我让自己沉浸在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和克里木半岛的回忆中。

一切事情都看起来如此美好。每天我会见一些达官贵人，包括重要官员和荣誉市民，还有奢华的美食和私人司机。恍惚如王子般的生活。我开始怀疑这一切的真实性了。有时我甚至感觉自己临近发狂。偶尔我甚至开始不再相信任何人，我觉得他们都在欺骗和剥削我。坦诚地说，申先生的食言让我猜忌也是正常的吧！

我打电话给我的老师普申倾诉我的担忧，他安慰我说：“不要担心，Sergey！这是中国的好客方式。”

中国对我来说事另一个有着独特规律的星球。我开始决定不再纠结寻根问底，而是埋头工作。一个半月后，我终于完成了一百幅油画，一部分送给了那些帮我的朋友，一部分送去了展览会。

第四章

最后，时机终于成熟了：我的护照即将过期，而我的展览开幕也迫在眉睫，所以我们返回到展览举办地济南。然而我发现原来曲先生根本没有

在展厅做任何安排。此外，我们还要自己为画作安上框架。在这里提一下，光是给这些数目庞大的画安装框子通常要两周之久，而展览场地一般需要提前半年就预定好。

结果我们花了三天就搞定了安装画框的工作。展览似乎一下子就筹备好了。由于展厅空间颇为巨大，我在中国完成的大量画作也难以装满整个场馆，于是我决定把从俄罗斯带来的水彩画也拿来展出。随后，我才意识到场馆的租用费用惊人-如果我在这里租用两周（这是官方规定的最少租期），就无疑破产了。就在我忧虑重重的时候，刘刚安慰我说，“我们不需要两周那么久，三天就够了-哦森 哈拉所！”

最终我们以一幅画换来了一个三天的展览。

在展出开幕的前一天我参加了在同一个画廊的另一个展览，为的是了解如何更好地组织我自己的展览。在那里，一位中国杰出的传统艺术家展示了一百多件大型画作。由于展出只持续一天，我对于开幕式在早上八点举办也不足为奇了。

在展厅的正前方有大片人群。一个巨大的弓形气球和不计其数的花圈（在俄罗斯，我们用同样的花圈用来献祭）装饰着入口处。

“天啊，这位画家死了？”我脱口而出。

“不是，这是这边的传统习俗，”刘刚解释说。

一大群身着传统国服的上了年纪的女士们背着一个大鼓，在巨型气球前面时不时地表演。待到烟花被点燃，剪彩一结束，欢快的人群就涌入馆内，徜徉在艺术中。我转向刘刚，问道：

“看呐，兄弟，我是不是也要照着这样安排我的展览？布置这些花圈，气球和邀请打鼓的老奶奶？”

“这是传统。”

“如果我不这么办的话？”

“人们会说这是个很差劲的展览。”

我还是依照自己的想法做了开幕筹备，没有考虑所有华而不实的装饰和表演。

我总共花了三个小时完成了场地布置。曲先生考虑周密地带来了一批干劲十足的中国学生，他们帮助我在一个小时内就把所有的画作挂到了墙上。余下的两个小时都用来在我的画作前和他们拍照留念，以表示我的感激。

我打算在晚些时候开幕，至少在上午九点以后。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当天来访者不多的原因。正式揭幕的部分相当地流畅和平静。在场唯一的记者采访了一些老人之后问了我几个问题。一个小时以后，展厅内变得空无一人。下午，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男子前来，在厅内绕了三圈后，叫我们包装 52 幅画。刘刚忙着帮他吧画搬到车上，然后带着一个背包回来，里面装满了现金。还有几个人以同样的方式参观了我的画展，在第二天结束时，展厅的墙壁几乎完全清空了。第三天也显得不是那么必要了，只有少数的水彩画还孤独地被挂在墙上。有一个本土的艺术家还要求我和他们交换作品。

几乎所有的展品都卖掉了。但我还是接连不断地收到新订单。我在宾馆内不停地在帆布上作画，直到我几乎颜料中毒。卖画框的店主甚至叫我把未完成的作品就卖给他，在没有看到画的时候坚持就把钱交到我手里。

我回到俄罗斯后就想，哦森 哈拉所！于是我辞去了在大学教课的工作，又申请了去中国的签证。

第五章

我已准备好下一次旅行去中国。我带上了一些自己在法国画的油画和大量的初步材料，比如：素描，草图和照片。我的这些“作品”的质量已经提高很多了，所以我开价是以前的两到三倍。这次温先生是我的代理商。

这次完全是一个商业项目，我能充分预料到这将对我在西方国家的声誉产生不利的影 响。但是，我已经被卷到这场游戏中来了。这次我并不惊讶一个浮夸的商人甚至是在我的画展开展出之前就欲买下我所有的 112 幅画。然而，我令他失望了，因为那价格对我来说不够高。我的助

理可能认为我太贪婪了，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更像是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画家。困扰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很快，我便回到了现实。

不过，我的第二个展览也像第一个那么成功。我决定移居中国并且开始在我钟爱的上海找一个合适的公寓。

我在上海租了高层住宅区顶层的一个公寓，在家里，我便可以尽览上海的风采。这次我决定从容些。我并不需要额外的收益。我有很多空闲时间，莫名其妙地发觉自己过着一个有着无穷无尽派对、餐馆、音乐会.....的魅力生活。

半年后，我的钱包就空了，觉得是时候在济南举办第三地画展了。那时候我有很多画，而且将所有的钱都投入进去了。那时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商业联络很久了。我不想再让曲先生帮我了。我和温一起处理所有事，而温那时找了份全职工作，不能给予我足够的关注。结果一切都搞砸了：那个美术馆离城镇太远了，以至于在展出中我们没遇到合适的买家，因此我们几乎没卖。

我两手空空的回到了上海。多亏了我的“易货交易”计划，我幸存下来。我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广告，在哪里我靠给人们画肖像来换取食物和其它的必需品。大家给了我一切，从水果、咖啡到家具和家电。但我仍需要付房租。我很幸运地遇到了在中国的俄罗斯社团的头，他告诉我上海的俄罗斯人感觉缺乏文化生活，于是建议在我的地盘上组织俄罗斯主题活动，这样我可以向他们要入场费来偿还房租费。

这就是我的家庭画室如何变成中国的俄罗斯文化中心的原因。有很多音乐家，电影导演和艺术家来过我的俱乐部。我开始组织不同的音乐会、派对和电影观看的活动。很多人来我家享受一杯咖啡，和我的有趣的客人聊天。

然而缺乏固定收入让我对自己能否长期呆在中国提出了质疑。我将于11月5日在上海举办的我的个人展，我会找到是否去留中国的答案。

你刚刚读的这个故事是一本还未完成的书中的一个片段，这本书没有封面，没有任何插图。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一起书写后续的故事吧！

谢尔盖 巴劳文，
上海市，2011